

怀念·人间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镜头下的时光

□李昊苏

喜欢摄影,亲朋好友经常把我拍摄的作品当做艺术品欣赏,可是他们哪里知道,在我心中,摄影不过就是好玩而已。

最初拿起相机,是因为有一次看到妈妈在窗前浇花,她对着一盆花自言自语。我觉得一个人对着花儿说话,太有意思了,就把爸爸的相机拿过来,把我眼中不可思议的妈妈偷偷拍了下来。拍下妈妈的那一周里,每每想到那个场景,我都会笑出声来……

后来,我就经常拍摄一些喜欢的东西:刚刚洗过澡的草莓,红里透亮,可我就要吃你了;一棵被剥去了十几片叶子的大白菜,中间比两头都细,有点婀娜多姿呢;一只在草地上漫步的喜鹊,走几步,一抬头,还趾高气扬的!最可笑的是一只猫咪,它自恃站在人家的屋檐上,就对一只落在树枝上的麻雀起了歹心,慢慢地,轻轻地迈着它的猫步,一点点地靠过去,麻雀其实早就看见它了,等它伸爪去抓的时候,人家一下子就飞到更高的枝丫上去了……我拍下过好多好多好场景,有时一想起它们,我就会偷偷微笑。

还记得高二的时候,我初中的好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学校里的新鲜事儿,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,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,就是把眼镜摘下来,然后再一甩头发,有时候上一堂课能重复二十多遍。“你要是在这儿就好了,给他拍下来。”

“就是在我也不敢拍,那可是老师啊!”我虽然嘴上这么回他,但其实心里还真有点痒痒。要是能把那位老师甩头的动作拍下,特别是他的头发正在空中飞扬的一刻,该多有意思呀。

其实,上了高中之后,我都有段时间没有拿相机了。

我知道妈妈对我的期望不能逃出中国式的学生家长的模式,我爱妈妈,只能尽量地把自己藏在课本里。虽然我还知道一个秘密,是妈妈的高中同学有一次不经意间说到的,那就是妈妈上高中的时候,也是一个“皮”学生,她那时还钻桌子呢!

哈哈,好笑吧,要是能够穿越,我多想穿越到妈妈的高中时代,给她拍一张别人上课她钻桌子的照片;或者,拍一张爸爸总是挂在嘴边的“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东西……”

现在,那些没有能拍成的照片,成了我心中的向往——麦迪都来中国了,这位 NBA 的迟暮英雄还能在 CBA 的“马政委”面前再来一次漂亮的拉杆上篮吗?听说孔卡要走了,他在中超赛场上的精彩过人,还没在我的镜头下出现过呢!还有一位在护城河边散步的老爷爷,他长得太像葛优了。我记得作曲家何训田有一首曲目,叫《树有风》,用摄影来表达“树有风”很容易做到,但我想拍几张秋天的落叶——银杏树叶的黄,枫叶的红,杨树叶的翠绿,柳叶的消瘦以及它们对树的恋恋不舍……

还有很多很多场景在等着我。

就像上周,我在小区的花坛里,看到一朵月季花居然还在含苞欲放!“天啊,这都年末了,晚上零下好几度,还有花儿活着?”我决定不把自己的疑惑放在心里,于是走到那棵月季花前,对那朵花儿说“哥们儿,你可真坚强啊”,说完,往前再走几步的时候,我才停了下来:那朵花儿是男是女,我叫它“哥们儿”?

“不管它了,等从学校回来,如果它还活着,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”好几次上课的时候,我又偷偷地笑了。

呵呵,没有时光能从我的镜头下溜走。

浓与淡,纳兰词

□李田园

东波说西湖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,无论是浓是淡,西湖总是最美的。人亦如此。

浓如他,才华横溢,英俊潇洒出身富贵。他把他的名字高调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。纳兰成德。

淡如他,编《今初词集》,救友人之友。却不高调,不张扬,默默成长。纳兰成德。

出生于权臣之家,为八旗子弟的他,本该是最该有理由高调的人,然而他却不想。“不是人间富贵花”,这才是他的心里话。拥有许许多多羡慕的出身和家族,却偏偏向往农家,向往田间,向往自然,这该是命还是幸?

忘却可以张扬的资本,忘却他的风华正茂,他在诗词中的默默成长,高声呐喊的,只是文学。

“如果他活到60岁?”曾和几个纳兰迷讨论过这个话题,一片畅想,又一片唏嘘。最后有人说“没有如果,他若活到60岁也便不是他了。”是啊,没有如果,他只是31岁。

淡如生。他生前多磨难,爱情,理想,一座座大山阻碍在他的面前,还要忍受病魔的纠缠。生命的黯淡,偏偏让他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“我是人间惆怅客,知君何事泪纵横。”这与生俱来的忧郁,奠定了他诗词

中的惆怅,很淡,却一直弥漫于他的整本《饮水词》,整个人生之中。

人生八苦,不外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他生,而惆怅。友老,而返乡。他病,而体弱。妻亡,而情灭。青梅竹马爱别离,故愁生。生死相隔怨长久,故难忘。白头偕老求不得,故无奈,儿女情长放不下,故长辞。这是人生八苦于一身,生命又如何不黯淡呢。或许灵魂越高贵,距离天堂也就越近。

浓如词。一首首塞外边疆,一首首长歌短调。包含的是他的才情,牵动的是世人的心情。

一首首悼亡,最爱不过如此,哀挚爱之逝。一首首赠友,君子之交不过如此,淡于水却浓于血。一首首战乱,自乐天不过如此,写征人妇直指人心。一首首江南,小桥流水不过如此,断肠人在江南。

他于世人最淡不过富贵。结交落拓文人,刻意隐藏身后荣华。最向往的是田园生活,最淡的是荣华富贵,这是臣子纳兰成德。

他于我们最浓不过清词。满清第一大词人,“容若之词直追后主”,梁启超如是评价。最大气的当为塞外征途,最婉转的应是悼亡哀歌。这是词人纳兰成德。

不过不管他是浓是淡,他总归是我们爱的那个人。

开在心中的雪花

□殷宪根

每当雪花在空中盛开的时候,我心中的思念就更加无法停息。雪花让我想起父亲和1991年父亲去世的那个冬夜。那晚,痛苦使我们不能自己,陪我们一起流泪的还有漫天的雪花。母亲说:“咱这里几年没下雪了,今儿这雪是来接你大的吧!”娘的话我当然不信,但因雪花适时而下,我忽然感到她具有灵性又善于传情,从此每日每月,美丽的雪花就在我心中开放着,它以它的清冷别致,唤起我对父亲的追忆怀想。

父亲的童年是在战乱和饥饿中度过的,他常常感慨地说:“没死的都是命大的!”

当他带着童年的忧伤步入少年时,生活的苦和难又一起压在他肩上:大伯为躲避还乡团的追杀离家后再无音讯,爷爷奶奶因忧患病倒不起。父亲排行老二,下有两个年幼的弟弟。俗话说,有爹有妈二十三,无爹无妈五担担。在家中没有顶梁柱的时候,十三四岁的父亲靠着活下去的信念,支撑起几近坍塌的家。从天热时的野菜到天冷时的柴火,从树上充饥的榆钱到湖中代粮果腹的水草,父亲尽其所能,为温饱奔波着。为了生存,他学会了多种技能,在水中能行船撒网,在地上会犁田使牛。

村里老人至今还提起父亲扒藕的往事:“别看召明个头不高,论扒藕他可是行家中的行家。别人一天也就七八十斤,他那副挑子一百一二都不止。”

自深秋开始,湖水已入骨凉了,那些以此糊口的乡亲也已另谋生计,可父亲仍日早上带着干粮出门,下午又用那一挑肥藕将夕阳压进。

那时日子虽然苦如黄连,但时有莲藕和鱼虾的美味激起全家坚持的力量。在这里,我在对父亲表示敬意时,还要对微山湖道一声感谢:在艰难的岁月里,是您养育了两岸人民,在沿岸几百万人民心中,您就是那慈爱而又伟大的母亲。

爷爷奶奶去世后,父亲就领着两个叔叔过日子,他们本分厚道,热心热肠,在我们十里八村有较好的口碑。父亲操持着给两个叔叔成家后,又时时以慈兄的情怀去关爱他们。脏活累活他不让兄弟们插手,难事险事也不美让他们出头,而吃请做客的美差却让叔叔们去应酬。

当一个大家庭的人口多得盛饭得排队的时候,父亲提出了分家,叔叔们都不同意,不得已父亲才说出原因:“我孩子多,在一块是个拖累!”

至今,婶婶们还常提起父亲的往事:“俺谁娘家有事,二哥总是给办理的十分周全,好让俺在娘家人面前风光体面;分家多年了,他还为两个弟弟住在土墙屋里担心,不是二哥筑窑烧砖,俺不知哪年能住上砖瓦房呢!”

逝者档案



本文作者与父亲(左)合影

- 姓名: 殷召明
- 终年: 62岁
- 籍贯: 山东省滕州市西岗镇邓集村
- 生前身份: 村党支部书记

父亲对兄弟的这份情意,赢得了一家人的敬重。叔叔们在外说话行事都注意维护父亲的形象,对于父亲的安排也总是不讲条件、不打折扣地照办,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人格魅力。

记得父亲住院时,当两个叔叔从医生口中听到父亲的病情很严重时,他们便瘫坐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大哭起来,那苍老凄凉的哀嚎,那痛苦无奈的神情所表达出的深深不舍,都收藏在我情感的记忆里。

家乡解放后,父亲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。他加入了农协会、互助组等农民组织,并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。1956年,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1958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,直至1991年病逝。

父亲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,当年兴修水利,他是卓楼管区的总指挥。在岩马水库、十字河等大型工程中,父亲带的队多次在全县夺得“先锋模范连”和“争创优先示范连”等锦旗。公社领导喜出望外,为示褒奖,特将父亲增选为公社党委委员。在全社72个支部书记中获此殊荣的仅有3个。

父亲之所以能带队出工并仗仗打赢,这得益于他兼顾了处事的公正和工作的灵活。上千民工集中在一起,磕磕碰碰是难免的。父亲总是秉公处理,从不袒护任何一方。事后,他又想办法使

双方像梁山上的好汉一样,不打不相交。同时,父亲还有副热心肠。民工们风餐露宿,生病是常事,遇有身体不适的,父亲就顶替干起来,虽然他作为总指挥是不需要出力的,但他把这看做是密切干群关系、了解民工思想动态的良机。在一起劳动中,他们心相通,情渐浓,整天快活地扯着嗓子唱个不停。有人说,这是父亲工作的艺术,比起那种板着脸训人的方法,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父亲是一个幽默的人,并且常将幽默运用在工作上。兴修水利都是在冬春两季的枯雨期进行,民工们一月四十天地不回家,牵挂和思念的表情时时地就流露出来,为安抚大家,父亲特地编了一段顺口溜:

李老三,望家乡,眼里隐隐有泪光,思他的媳妇想他的娘,还有那一群小猪秧;

刘二宝,是后生,不知啥时得的相思病。蒙着被子看相片,偷偷还闻那花手绢。

同志们,要听清,为了富足咱才出河工。婆婆妈妈要放脑后,儿女情长等年终;

洪水汹,地有情,看咱如何去利用。年年丰收年年喜,囤有余粮心不惊。

每次,民工们听到这首顺口溜,都忍不住哈哈大笑,在笑声中想家的情思也淡了。

父亲性情耿直,“文革”中,当造反派批斗他时,他连连还击了两声:“你们算什么东西!”在“只要你检举揭发就放过你”的诱惑中,父亲嘲讽道:“那得等我的心变黑了那天!”为表清白,父亲剃了光头,纵然一死也不与造反派妥协。

时光飞逝到今天,回首那段荒诞岁月,我想起季羡林先生谈到“文革”:“……这一场残暴、混乱,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,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……”一天,当我在父亲面前提起“文革”时,他脸色顿时凝重起来。我知道我在无意中伤害了他,因为那场浩劫对父亲伤害得太深了。

父亲在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上千了33年,33年里,他一直做那拉车的牛。至今,成千亩的坑洼地仍记得,是谁带领老少爷们苦于几个春秋把往昔的不毛之地变成庄稼的?村东南的排灌站仍记得,是谁那年的汛期里黑白蹲守在排涝现场,使庄稼免受损失的?孤寡老人和无依无靠的孤儿们同样记得,是谁把他们当亲人,常将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的?即使在病中,父亲仍坚持工作,直至把生命融入他所眷恋的土地里。

追忆父亲,我常被他人之诚厚、爱人之深切所感动,被他鞠躬为仆、俯首作牛的精神所感染。我想,从已故的亲人身上领悟些人生的道理,远比单纯的追思更

投稿信箱:

www.3207@163.com

人间